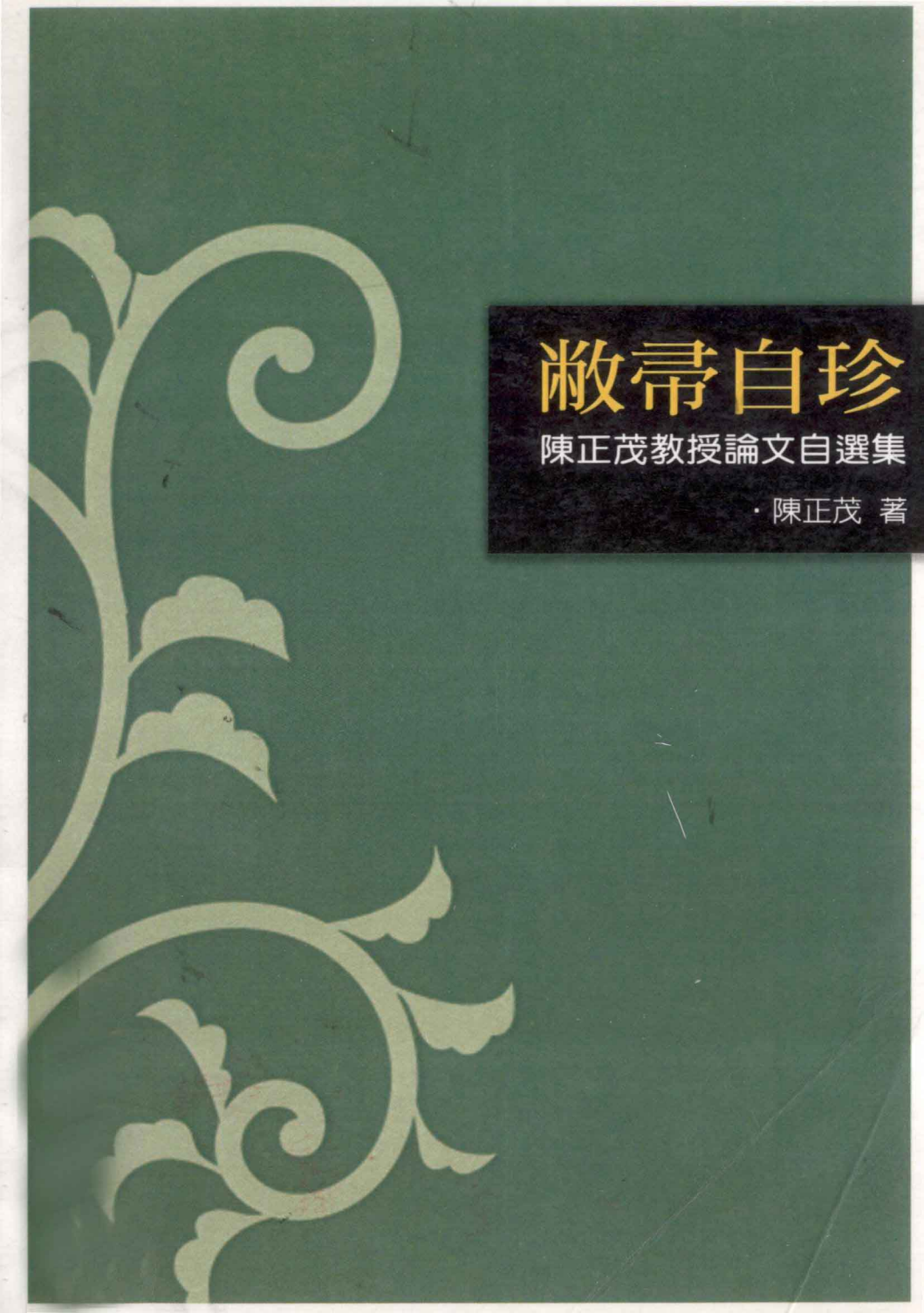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敝帚自珍

陳正茂教授論文自選集

· 陳正茂 著

敝帚自珍

陳正茂教授論文自選集

· 陳正茂 著

敝帚自珍：陳正茂教授論文自選集 / 陳正茂著.

-- 一版.--臺北市：秀威資訊科技, 2009.08

面；公分.--(史地傳記類；AC0010)

BOD 版

ISBN 978-986-221-260-8(平裝)

1.中國史 2.近代史 3.現代史 4.臺灣史 5.文集

627.07

98011664



史地傳記類 AC0010

敝帚自珍——陳正茂教授論文自選集

作 者 / 陳正茂

主 編 / 蔡登山

發行人 / 宋政坤

執行編輯 / 詹靚秋

圖文排版 / 姚宜婷

封面設計 / 陳佩蓉

數位轉譯 / 徐真玉 沈裕閔

圖書銷售 / 林怡君

法律顧問 / 毛國樑 律師

出版印製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

電話：02-2657-9211 傳真：02-2657-9106

E-mail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
經銷商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、32 號 4 樓

電話：02-2795-3656 傳真：02-2795-4100

<http://www.e-redant.com>

2009 年 8 月 BOD 一版

定價：400 元

• 請尊重著作權 •

自序

人到中年，特別喜歡憶往，這種念舊、懷舊之情，或許是開始步入老境的徵兆。近年來常喜歡把一個人關在書房裡，聽老歌、喝咖啡、遠眺窗外山，隨覽舊時書；興之所至，甚至看看昔日相片，翻箱倒篋欣賞起以前青澀歲月捎給老婆的情書，或是在午夜孤燈下疾寫的日記，當然還有自己悠遊史海二十餘載的舊文殘篇。撿拾這些已略帶久遠的論文，才猛然醒悟，時光飛逝如電，昔時青青子衿的豪情不再，如今只剩下滄桑中年，「過河卒子」般的無奈心境，歲月真是不饒人呀！

昔梁任公在《清議報》發行百冊祝辭說：「雖然葑菲不棄，敝帚自珍，嚔舌瘖口，亦已三年。」這些近二十年來，陸陸續續撰寫的論文，實為自己過往浸潤近、現代史，一路孜矻研究的印記。雖非藏諸名山之作，然對己而言，不無敝帚自珍之價值。是以，承登山兄不棄，屢次鼓勵弟多寫多出書，今將此論文集結成冊，除再次感謝登山兄的厚意外，也為自己浮生虛度五十，聊作一個紀念。

陳正茂序於士林

98年6月

目次

自序	i
壹、馮桂芬之生平及其變法思想初探	1
貳、廣州軍政府與國會之研究（1917～1920）	31
參、淺論太平天國的科舉制度	61
肆、少年中國學會與收回教育權運動	81
伍、少年中國學會與反宗教運動	107
陸、清太祖建儲考	131
柒、明末澎湖群島海防地位之探討	143
捌、中法戰爭與澎湖海防	179
玖、解嚴以來臺灣文學史論述的統獨大戰——陳芳明 vs 陳映真	203
拾、第三勢力在兩岸交流之角色分析	219
拾壹、同為「北大人」——記胡適與李璜的情誼	237
拾貳、中國青年黨史料研究——以期刊為研究場域	251

壹、馮桂芬之生平及其變法思想初探

一、前言

晚清的變法運動，約而言之，大致可分為四期：鴉片戰爭後的海防運動、英法聯軍後之洋務運動、甲午戰爭後之維新思想、以及八國聯軍後之改革與立憲。¹每一次對外戰爭失利，所換來的慘痛經驗，就是錐心刺骨的省思與新的變法方案，目的就是希望如何使中國能適應於現代世界。而這些動機的發展取向，誠如金耀基所言，宜從「自上而向下落」、「由下而向上逼」、「自內發出」與「自外逼入」四個方向同時分析。²比照整個晚清的局勢，它的發展和推動的誘因，似乎是如此。

當然，促進中國的現代化，這條路子是坎坷的，歷程是艱辛的。大凡一種思想，有贊成者，必有反對者。這種現象在晚清更是明顯。全漢昇在〈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〉一文中，有很清楚的分析。³吾人以為無須去苛責這些守舊衛道份子，因為這是任何一個傳統社會，要步入現代化社會前必有的「陣痛期」。換言之，這些贊成與反對的思想潮流，是自然發展動向的寫照。賀昌群曾說：「一個時代，一時文化思想之盛衰，隱隱乎如百川匯海，時或波濤澎湃，時或淵綜渟汪，皆有不得不然之勢。所謂『承百代之流，

¹ 李守孔，〈晚清知識份子與救國運動〉，《史學論集》（三）。

² 金耀基，〈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〉（臺北：時報版），頁21。

³ 全漢昇，〈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〉，《嶺南學報》第5卷第3、4期合刊，頁122-166。

而會乎當今之變』者也。」⁴對晚清思潮的動向，這無疑是個很好的詮釋。

論晚清知識份子的變法思想，其最大的困惑與問題在何處呢？王爾敏曾歸納出幾項：「其一，即中西新舊之觀念，不但不易相容，而且駁雜萬端。其二，西方制度習慣，在適應上有不少困難，至少亦有程度上之差別。其三，西方制度同樣是隨時變化，頗苦於追逐模仿。其四，西方制度未必是盡善盡美。」⁵細思王氏的看法，實際上就是晚清變法和反變法所爭論不休的課題。但是儘管如此，現代化這條路勢必非走下去不可，在「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中，我們看到『認同』的逐步減弱，與『變革』的逐步擴大。」⁶

這「認同」就是對傳統認同的逐漸疏離，而「變革」乃是因應現代化要求的漸次增強。這種明顯的變化，在晚清的知識份子中，以馮桂芬最具代表性。因為他是一個以「經宗漢儒，亦不廢宋」⁷的傳統儒生，而思「更張法制」⁸並「隱然有撥亂澄清之志」的人。⁹其所代表的是儒家經世思想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，同時也象徵傳統知識份子在過去與現代衝突中所具的悲劇精神。¹⁰由於馮氏具備了這些特色，所以研究他實頗具歷史意義，本文之作，動機即是如此。

近人研究馮氏者並不多，早期有黃淬伯的〈七十年前之維新人物馮景亭〉、周輔成的〈馮桂芬的思想〉；與日本百賴弘之的〈馮桂芬及其著述〉。較晚的有呂實強的〈馮桂芬的政治思想〉、林立樹的〈一百年

⁴ 賀昌群，《魏晉清談思想初論》（臺北：九思版），頁54。

⁵ 王爾敏，〈晚清政治思潮之動向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3期。

⁶ 同註2，頁25。

⁷ 《清代樸學大師列傳》，頁564。

⁸ 《近代名人小傳》（臺北：文海版），頁28。

⁹ 徐世昌，〈校邠學案〉，《清儒學案》卷173（臺北：世界版）。

¹⁰ 吳雲，《兩雲軒尺牘》卷2（臺北：文海版），頁90-122。

前的維新人物馮桂芬)；以及陳孟忠的臺大碩士論文〈馮桂芬維新思想之研究〉等。至於一般性的政治思想史，評論較多的有蕭公權的《中國政治思想史》、日人小野川秀美的《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》，和呂實強為商務印書館所編的《中國歷代思想家》(42)等三書。而拙文主要是以「變法」的視角，來觀察闡述馮桂芬之思想，希望由此一角度的探討，能對馮桂芬的思想，有另一層次的瞭解。

二、馮桂芬之生平簡介

馮桂芬，字林一，號景亭，或作景庭，又號鄧蔚山人，¹¹江蘇吳縣人(蘇州)。生於嘉慶14年(1809)，卒於同治13年(1874)，享年66歲。據馮氏自述，其先世在元朝時由湖南遷來蘇州，元末於兵燹中失其譜系，故其始末不可考。十世祖馮寬富，為明中葉人，籍屬常熟營兵，納貲捐百戶，家於任所，是以一說馮氏為常熟人。¹²寬富次子為馮惠始，因出嗣，家於蘇州，富於貲，恭儉正直，頗為鄉里所重。是後數百年間，久為素封，未或衰微，八傳而至桂芬之父——馮智懋(字明揚，號春圃：1770~1850)，經營商業，家道頗殷。¹³其後於道光6年及9年，因連遭火災，損失慘重，然仍有田產十頃，可謂小康之家。

桂芬幼時，亦依習俗就師學制藝時文，道光8年，年20，進秀才，頗得江蘇學政辛從益之知遇。¹⁴23歲娶黃氏，翌年(道光12年)，江南鄉試中舉人，其才識極為江蘇巡撫林則徐所讚賞。¹⁵是後

¹¹ 《清代七百名人傳》第四編，學術、藝事、馮桂芬(臺北：文海版)，頁1732。

¹² 馮桂芬，《顯志堂稿》卷8。

¹³ 百賴弘，〈馮桂芬及其著述〉，《中和月刊》3卷3期。

¹⁴ 馮桂芬，〈邵步青醫學三書序〉，《顯志堂稿》卷3。

¹⁵ 馮桂芬，〈林少穆督部師小像題辭〉，《顯志堂稿》卷12。

屢次會試不中，直到道光 21 年會試，才以一甲第 2 名（即榜眼）中進士，入翰林院任編修，時年為 32 歲。¹⁶以當時一般參加考試的士子而言，桂芬科場還算順利，但其後宦場卻不甚得意。

先是桂芬在中進士以前，其文章聲名早已聞及鄉閭，深得當時撫蘇之林則徐所賞識，乃力邀其入撫署，校《北直水利書》，而其本身也參與實際政治工作，和當時的督撫名儒相交甚洽。據《吳縣志》記載：「林文忠撫蘇，目桂芬國士，文忠輯西北水利說，桂芬與編校，歷參陶文毅，裕靖節幕府，遂經世學。」¹⁷嗣復先後入兩江總督陶澍、江蘇布政使裕謙幕府，對陶、裕二公整頓江蘇水利，改革淮北鹽法及海運之實施，貢獻至大。

桂芬聲望卓著，誠如李鴻章所言：「自未仕時，已名重大江南北」。¹⁸惟桂芬自中鄉試後，游幕數年，參與行政實務，這一段經驗對桂芬的經世實用之學，有很大的助益。其後為準備會試，於道光 17、8 年間，入蘇州「正誼書院」攻讀，師事進士出身，曾任翰林院侍講之朱珔。¹⁹道光 20 年，入京會試，以一甲第 2 名進士及第，授職翰林院編修，考官有同鄉先輩潘世恩。²⁰嗣後五年間，據〈疇人傳〉所載：「嘗充順天鄉試同考官、廣西鄉試正考官、教習庶吉士」等差事。²¹

參與考試及編纂實錄，這些差事，均是名尊而無實，閑散之官也，對於一個充滿經國濟世的馮桂芬，無疑是有志難伸。道光 25 年，丁母憂，次年扶柩回蘇州，服喪於家。迨道光 28 年，守孝期滿，因

¹⁶ 王壽南主編，《中國歷代思想家》（42）（臺北：商務版），頁 4885。

¹⁷ 《吳縣志》卷 66，〈列傳四〉，頁 1202。

¹⁸ 李鴻章，〈墓志銘〉，《顯志堂稿》，頁 28。

¹⁹ 馮桂芬，〈洪銘之時文序〉，《顯志堂稿》卷 2。

²⁰ 《宣宗實錄》卷 333-334。

²¹ 諸可寶等編，《疇人傳》3 編卷 5，〈馮桂芬〉（臺北：世界版），頁 806。

父年事已高，不欲遠行，乃應兩江總督李星沅之聘，主講於江寧「惜陰書院」，直至年底。²²次年，在其父力促下，返回北京，仍供職翰林院。在京期間，雖一直位居閒曹，但卻有時間和機會閱讀了翰林院國史館所收藏的豐富文獻典籍，並與陳慶鏞、姚瑩、趙振祥、曹懋堅、張穆等當時宏學碩儒講求經世之學，良師益友，對桂芬日後立身處世，思想發展，有著相當大的影響。²³

道光 30 年，宣宗駕崩，文宗即位，詔舉賢才，大學士潘世恩上疏推薦林則徐、姚瑩、邵懿辰和桂芬四人。文宗即予召見，正擬有所用，又以父逝而服喪歸里。家居期間，曾應兩江總督陸建瀛之聘，赴揚州主持〈鹽法志〉的編纂。²⁴咸豐 3 年，桂芬鄉居後，適值太平軍進窺蘇州，向榮統官軍擔任防禦。時桂芬本應晉京供職，但因官軍副帥蘇撫許乃釗之請，乃留蘇州，幫忙辦理團練。《清史》列傳云：「咸豐三年，粵匪陷金陵，奉旨與程廷桂、韓崇、胡清綬，同辦團練，勸捐事，巡撫許乃釗，駐金陵，羽檄日數至，商略裁復，皆桂芬主之。」²⁵

此時桂芬鑒於鄉兵弱而無力，乃與鄉紳馬釗、劉存厚、程庭遠等商議，週轉資金，雇傭兵千餘名，自成一隊，號為撫勇。在劉存厚的指揮下，並得許乃釗，及其後任吉爾杭阿之援助下，戰績卓著，尤其在進擊上海附近各州縣的小刀會諸役中，表現更佳。²⁶此外，桂芬更積極的參與均賦工作，此乃因蘇州長久以來，賦稅不均所致。蘇州大地主極多，官商勾結的關係，官府對此等大地主所課之田賦，反較小自耕農為低，以致田賦收入，因之減少。此問題由來已久，

²² 馮桂芬，〈惜陰書院戊申課芸序〉、〈青山館制序〉，《顯志堂稿》卷 2。

²³ 《清史列傳》〈文苑傳四——馮桂芬〉卷 73（臺北：中華版），頁 943。

²⁴ 同上註，及同註 16，頁 4886。

²⁵ 同註 23。

²⁶ 馮桂芬，〈馬中書傳〉、〈劉觀察傳〉，《顯志堂稿》卷 6。

桂芬早對此不公平的課賦，極感不滿。因此，桂芬乃聯合友人陳時，向蘇州巡撫許乃釗、知府喬松年請命，實行大小戶均賦。蘇撫許乃釗本已答應，後因大戶聯合極力反對，行之未久，便告中斷，職是之故，桂芬對許之所為，甚不諒解。²⁷

由於上述各項功績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，於咸豐 6 年保奏，賜桂芬五品銜，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，正準備北上赴京就職，復因受流言中傷而暫止，經辯白後，於咸豐 8 年，方得入京就職。但一年後，又因得罪權貴，引疾而歸。適值其同年進士，且為研究算學之至友徐有壬，升江蘇巡撫駐蘇州，於是桂芬又以大小戶均賦進說，但徐氏知其行之不易，未應允，桂芬失望之餘，從此不談政治，絕意仕途，閉門不與外事，而時已 50 矣！²⁸

翌年春間，桂芬隱棲蘇州城郊十里外之鄧蔚山麓，移藏書萬卷，賃屋一幢，準備長期隱居，逍遙林間，耽於讀書三昧，從事著述。不幸的是，未幾向榮的江南大營覆沒，太平軍橫掃江、浙兩省，江南除了上海、鎮江外，全部淪陷。不得已，桂芬棄家逃難，輾轉播遷，於是年 11 月間，舉家卜居上海，自是以後數年，桂芬一直居留滬上，直至同治 2 年 10 月，官軍克復蘇州後，始再返回故里。在滬三年中，桂芬基於知識份子的使命感，又做了不少事。咸豐 11 年 7 月，太平軍李秀成率部進逼上海，彼時上海防衛薄弱，官兵勢不能支，不得不求於外力。於是桂芬乃糾集潘曾章、顧文彬、吳雲等蘇州鄉紳，成立會防局，極力倡言放棄鄙視外人之成見，而謀共同協力抗敵，其後更拉攏外國兵力和李鴻章所率的部隊合作，桂芬從中交涉，居功至偉。

²⁷ 馮桂芬，〈與許撫部書〉，《顯志堂稿》卷 5；〈陳君若木傳〉，《顯志堂稿》卷 6。

²⁸ 馮桂芬，〈復許滇生師書〉，《顯志堂稿》卷 5；〈卓公神道碑〉，《顯志堂稿》卷 7。

於此同時，桂芬又聯合蘇州鄉紳，向安慶曾國藩乞師，此舉影響更大，而曾氏之所以答應，桂芬所撰之公啟，也起了不少作用。難怪數年後，曾和桂芬在金陵見面，曾回溯此事對桂芬言：「東南大局，盡在君一紙書。」²⁹頗服其才識，欲聘為幕府，桂芬辭謝。桂芬寓居上海期間，不僅為時局奔走，同時更主講於上海「敬業書院」，為「敬業書院」山長。³⁰期間，李鴻章出師上海，兼撫江蘇，一再邀約入幕，桂芬因知李氏有改革江蘇田賦之才略和魄力，為實現其過去改革之志，乃應邀入幕。³¹在李氏幕府的這些年間，就其經世致用的抱負而言，是桂芬最有成就的一段時期。

同治 2 年，桂芬建議而為李氏採行之事業有二：一為江蘇減租；一為上海同文館之設立。同文館者，乃教授外國語文之學校，蓋桂芬前組會防局之際，每與外人交涉，深感通曉外國語言人材之重要，故向李建策，奏准後始實現。上海同文館的成立，對促進中國近代化，有著極大的貢獻與影響。由於桂芬卓越的表現，同治 3、4 年間，安徽巡撫喬松年和李鴻章均分別先後奏陳推舉，³²但桂芬已決計不再就宦，乃辭去李鴻章幕府，回返故鄉，盡瘁鄉梓。除策劃修濬河道，修葺祠宇，復興善堂外，對蘇州府學、吳縣學、「蘇州貢院」、「正誼書院」等之重建，效力良多。此外，還長期講學「正誼書院」及任「紫陽書院」山長，作育英才，厥功至偉。³³

同治 8 年，蘇州重修府志，桂芬被推為總纂。同治 9 年，李鴻章再行奏請，朝廷又予以晉加三品銜。³⁴12 年，有人向朝廷建議恢

²⁹ 同註 11。

³⁰ 《同治上海縣志》卷 9，〈學校，正誼書院條〉；《民國上海縣志》卷 11，〈人物游寓〉。

³¹ 馮桂芬，〈江蘇減賦記〉，《顯志堂稿》卷 5。

³² 《李文忠公全書》，〈奏稿〉，9，〈附保馮桂芬片〉。

³³ 《同治蘇州府志》，《民國吳縣志》，〈學校，善堂條〉。

³⁴ 《李文忠公全書》，〈奏稿〉，16，〈馮桂芬請加三品銜〉。

復黃河故道，並修整運河，以備全面恢復漕糧河運。桂芬聞訊，特致函李鴻章，詳陳其弊，鴻章據以入奏，力持反對，議遂被擱置。³⁵同治 13 年 4 月 13 日，桂芬卒於故里，年 66 歲。其一生著作甚多，於文字、算學、經世之學，無不精通。重要著作有《校邠廬抗議》2 卷和《顯志堂稿》12 卷，其中尤以《校邠廬抗議》一書，曾被王韜譽為「近來談西務者，當以此為左券」，³⁶由此可見其重要性於一般了。

三、馮桂芬變法思想之時代背景

「歷代備邊，多在西北；其強弱形勢，主客之形，皆適相埒；且猶有中外界限。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，各國通商傳教，來往自如，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；陽託和好之名，陰懷吞噬之計；一國生事，諸國構煽；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。輪船電報之速，瞬息千里；軍器機事之精，工力百倍；礮彈所到無所不摧；水陸關隘不足限制；又為千年來未有之強敵。……」³⁷這是同治 13 年，李鴻章對中國的國際地位所作的觀察。

誠然，鴻章的觀察是有感而發的，原因是自「鴉片戰爭以來，中國面臨了內外雙重的危急。發於內的是乾嘉以降吏治敗壞與道咸以來的太平軍、捻匪、回民連年的叛亂；來自國外的有硬把中國拖在背上而口呼『白種人負擔』的西洋傳教士及找尋市場推售貨品的外國商人。他們在本國政府堅利船砲的保護下，迫害中國的信仰，掠奪中國的財富。此一情勢到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，發展到了極點。」³⁸說

³⁵ 《李文忠公全書》，〈朋僚函稿〉，〈復馮景庭官允〉。

³⁶ 王韜，《瀛壖雜誌》卷 4（臺北：文海版），頁 21-22。

³⁷ 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〈奏稿〉（同治 13 年）。

³⁸ 李恩涵等著，《近代中國——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》（臺北：食貨版），頁 90。

的更具體些，這種情況便是當時列強侵略中國的模式，鴉片戰爭後，少數識見遠大的知識份子，已注意到此是「千年未有之變局」。

英法諸國更遠非昔日蠻夷可比，主持查禁鴉片的林則徐便說：「彼之大砲遠及十里內外，若我砲不及彼，彼砲先已及我，是器不良也。彼之放砲如內地之放排槍，連聲不斷；我放一砲後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砲，是技不熟也。求其良且熟焉，亦無他深巧耳！不此之務，即遠調百萬貔貅，恐祇供臨敵之一哄。沉逆船之朝南暮北，惟水師始能尾追，岸兵能頃刻移動否？蓋內地將弁兵丁，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，而皆覲面接仗，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，未之前聞。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：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。第一要大砲得用，今此一物置之不講，真令岳韓束手，奈何！奈何！」。³⁹

林則徐從其禁煙的實際經驗中，知道外人船堅砲利之可怕，但是言者諄諄，聽者邈邈，朝野仍舊在一種天朝意識的氣氛中自我陶醉，粉飾太平。視林則徐之言為荒誕不經的危言，道光及一般朝臣不僅不虛心檢討此次失敗的癥結何在？反而認為只是則徐措施的不當。而則徐的密友魏源，以其所聞及則徐賜與之材料，高瞻遠矚的撰寫成《海國圖志》一書。其自序曾言該書之動機：「是書何以作？曰：『為以夷攻夷而作，為以夷款夷而作，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』。」他認為：「知夷事必知夷情，知夷情必知夷形」。⁴⁰魏源的看法，無疑的又比林則徐更深一層，他主張不僅要學習西洋物質文明，更要從國民心理方面做文化的根本改革。但不管則徐也好，魏源也罷，他們的精誠遠見，都在傳統守舊保守的勢力下，化為烏有，中國的現代化又延誤了二十年。

³⁹ 佚名，《潰靡流毒》卷4，〈林少穆制府譴戍伊犁行次蘭州致姚春木、王冬壽書〉。

⁴⁰ 魏源，《海國圖志》，〈自序〉。

郭廷以在〈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〉一文中，提到那時一般中國人的心態，「經過第一次的失敗（鴉片戰爭），一般人的心理甚少改變，尚不服輸，反加重憎恨。十五年間（1842～1856）毫無進步，接著又有第二次戰爭，即英法聯軍。這次的打擊太大了，廣州被佔了四年，大沽、天津兩度不守，勁旅如僧格林沁全軍覆沒，北京淪陷，皇室精華所在的圓明園變為瓦礫，皇帝逃亡到塞外熱河，滿清的政權眼看不保，所謂『根本重地，事機間不容髮』。創痛至深，危機至急，再不能不認輸了」。⁴¹

無可諱言，這次的戰敗，給中國朝野及知識份子莫大的刺激，一般朝中大臣如恭親王奕訢、文祥、及在外疆臣曾、李、左諸人，才開始覺悟到非自強無以強盛，非行洋務無以自強。「而朝野普遍激起的這股奮發之氣，自強思想，至此而匯成思想主流，形成一種運動。提倡西學，注重洋務，開始對西洋作廣泛的認識與研究；從格致之學，到工業建設，認定為西洋致富強的本源，從而接收與仿效」。⁴²

雖說朝野已有所反應，可是這些覺悟之士，畢竟仍屬少數，守舊的勢力仍是很大。如當時守舊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大學士倭仁，便曾極力反對，他曾上疏皇帝道：「竊聞立國之道，尚禮儀，不尚權謀；根本之道，在人心，不在技藝。今求之一藝之末，而又奉夷人為師，無論夷人詭譎，未必得其精巧；既使教者誠教，學者誠學，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，古往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」。⁴³

倭仁這種昧於時勢，不識大體的短視，在那時卻是被認為「至理名言」，不僅士大夫如是，廣大的中國人均如此。對自強運動的

⁴¹ 郭廷以，〈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〉，《中國現代化的歷程》（臺北：時報版），頁159。

⁴² 王爾敏，〈清季維新人物的託古改制論〉，見其著，《晚清政治思想史論》（臺北：華世版），頁31。

⁴³ 《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》卷48。

各項建設，不是反對，便是掣肘，種種迷信怪論，如說電桿是「平地生疔」、築鐵路會「破壞風水」、置電線將「影響地脈」，這種現象，對實行自強運動，無疑是一大阻力。莫怪乎！李鴻章十分感慨的說：「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，變則通。中土士大夫沈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，武夫悍卒，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，以致所用非所學，所學非所用」。⁴⁴「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，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，狃於目前苟安，而遂忘於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鉅而痛深……」。⁴⁵

鴻章此言真是一針見血之論，但是除了士大夫的守舊和民眾的迷信外，清朝政治制度的不足以因應時勢，才是最大的關鍵。當時的中國社會，政制還是完全停滯在中古時代，腐敗、落伍、專制。這一點，領導自強運動的諸公沒有看出；而同時代，前進的知識份子馮桂芬卻看出了。遺憾的是，桂芬所看出的那個古老、保守、愚昧的中國社會，卻是他亟思改變而又力不從心的時代背景。

四、馮桂芬變法思想之起源

晚清變法思想，就其內容而言，可謂一「新思想」，而這一股新思想，其動力源自何處？要以言之，是來自傳統儒學的經世思想。咸同時期的知識份子，如魏源、馮桂芬、王韜，均自出傳統的儒家思想。有不少外人批評自強運動之所以失敗，是儒家思想無法適應現代的政治體制上。如 Mary C. Wright 女士在其大著《同治中興》一書中便說：「同治中興的失敗，顯示一項難得的澄清，即是甚至在最有利的環境中，仍然沒有途徑，可以將有效的現代國家，接植於

⁴⁴ 《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》卷 25。

⁴⁵ 《李文忠公全集》卷 19，〈奏稿〉。

一個儒家社會之上」。⁴⁶此種看法，我以為有失偏頗。吾人即以馮桂芬為例，來看這個問題及其思想，便可略知端倪。談起馮氏思想的淵源，可歸納三點言之：

（一）傳統儒家的經世思想

王爾敏在〈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〉一文中提到：「儒家自孔子始首重行為實踐，是故不尚空言。……後世漢儒以傳經為正宗，宋儒以窮理為本業。均已與孔子相去懸遠。欲還其舊觀，惟經世最具實踐意義，而『通經致用』一語，即為儒家經世重要原則」。⁴⁷換言之，「經世」辭旨，乃是「經國濟世」之意，亦即儒家所謂「學優則仕」的入世之學。梁任公曾說：「莊生曰：『春秋經世，先王之志。凡學焉而不足為經世之用者，皆謂之俗學可也。』居今日而言經世，與唐宋以來之言經世者又稍異。必深通六經制作之精意，證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為之經，以求治天下之理」。⁴⁸

觀任公這段話，在和桂芬的思想對照，我們不禁覺得十分吻合。「經世乃儒生入世為政宗旨，志在治天下於太平，登萬民於席衽。必定力求革除弊政，創籌良策。但凡經世思想家，雖守六經典制，而必識世變之乘。各當不同時會，不同難題，思考適應治術，進求改革」。⁴⁹桂芬的《校邠廬抗議》一書，便是上述這段話最好的註腳。桂芬對儒家所言的「因革損益」，曾有如下的見解：「然則為治者將曠然大變，一切復古乎？曰：不可。古今異時亦異勢，論語稱損益；

⁴⁶ Mary C. Wright, "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—The Tu'ng—Chih Restoration" (臺北：虹橋版)。

⁴⁷ 王爾敏，〈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13期，頁36。

⁴⁸ 梁啟超，《飲冰室文集》卷2（臺北：中華版），頁28。

⁴⁹ 同註47，頁36。